

240.193

39

13

僊居集

233.87
39

僊居集卷七目錄

文內編一下

奏議下七首

附表



明下乞察姦邪疏

吳時來

府志

鄭志

乞扶櫬還葬疏

吳時來

鄭志

禦虜事宜疏

吳時來

明經世編下同

應詔陳言邊事疏

吳時來

籲蠲虛額減冗役疏

王汝聘

鄭志

劾楚閣陳奉搔虐淮商疏

應朝卿

府志

鄭志下同

請罷採權礦稅疏

應朝卿

恩賜存問謝表

應大猷

容菴集

鄭志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目錄

一

一

仙居集卷七

文內編一下

奏議

明下

乞察姦邪疏

吳時來

臣連日伏觀聖明以邊事爲急將各誤事之臣究問大小臣工無不欽凜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文武一怒而天下舉安正聖明今日之謂也夫邊臣掎剋軍餉以餌執政之臣其罪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行上欺仁主下壞邊防揆厥所由其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上負天子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也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文內編

奏議

一

一

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要荒賓服自卜相業之盡人問其故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侵其事今概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熾誰之過歟嵩年已老智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惟黷貨之心不自饜足私令其子世蕃入直託言書寫干預國政擬票揭帖書寫出其手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先示人不自少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謂聖天子在上萬幾獨斷卽有謀及宰輔嵩應竭其愚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謹身避嫌不應窺覘機微招搖

權勢明以市私恩欺人於外也濫引伊親萬案爲文選司郎中方祥爲職方司郎中彼此爲奸賄賂公行二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敢覆何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義以忠於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卽論趙文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二萬兩帳牀送與世蕃婢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一付世蕃猶以爲未足文華告病疏章卽世蕃爲之若非聖天子在上則文華且馳驛榮歸矣張經之被誅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經弟張中洲名曰路費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生前重受賄賂死後何爲贈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在上則經且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文內編

奏議

二

保首領矣王汝孝蘇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送與世蕃止問軍罪當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時畏世蕃不敢言耳蔡克廉一陞淮陽巡撫卽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其家赴淮數月賊勢方急克廉陞戶部侍郎去年給事中張登乞要久任蓋指克廉未顯言之耳楊順謨國敗軍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廕其子旣送監讀書又爲錦衣衛千戶及百戶人言陞賞一次順共用銀三萬方祥以職方承行亦得二千兩則三萬之多必與世蕃無疑也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奸矣必不以廕子之典加順有罪之人蓋世蕃誤嵩嵩因以誤陛下也吳嘉會修邊冒請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均加三級而

連廢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五楨送文華轉
送世蕃被尙書方鈍面斥其事今御史萬民英劾其鑽刺結援
蓋其所鑽所援非世蕃而誰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奸
矣必不肯以廢子之典加嘉會有罪之人蓋世蕃誤嵩嵩因誤
陛下也夫爲朝廷弭盜安民不過文武諸臣也然而以督撫爲
尊朝廷之激勸人心不過賞罰也然而以得中爲權今惟賄賂
之行可以免罪脫身可以陞官又可以廢子亦何難剋軍民之
膏脂以博顯榮而復誰任難事以爲朝廷圖久安之業哉且邊
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自盡其力不能則繼之以死又
不能則宜自度罔效以聽其事於朝廷俱不應掩其莫大之罪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

以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廢子欺罔朝廷一至此極也今
則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旣乏長算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掎剋
又酬以恩賞之厚典焉是幸賊之來以爲市也不亦深可痛哭
流涕哉故今邊事之不振由於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於
上官之貪墨上官之貪墨由於圖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喻願
皇上察之也昔楊溥爲相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藏十萬
金今嚴嵩貪污不比楊溥而世蕃之狠過之每月二次差人搬
運回家充滿道路絡繹不絕果何所從來乎萬宗方祥南行俱
各滿載人有萬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矣伏乞救下
九卿衙門提正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還田里以立國體世蕃

肆諸市朝以正天討則姦黨弊革內外治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而於天下無難治矣

乞扶櫬還葬疏

吳時來

臣以冒昧進言罪當萬死荷蒙聖慈不遽置之死地發於瘴地充軍經今六年所有六年餘生無一日而非再賜也圖報無地惟省愆補過以禮自繩不敢少違一切之法以負曲成之恩然激切苦情不得不哀鳴於九重之上者臣父去年正月自家來視臣今年二月欲回行至蒼梧病故寄殮橫州城外臣倚廬自罰思父以臣之故客死他鄉臣又不能躬負父喪還葬邱首復何心立於大壤之間攀號擗踊痛絕水漿固期卽死以謝左右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四

見臣如此來相勸解謂父喪未歸死復誰倚因忍心吞淚苟延視息顧臣萬里孤身一男十歲念父魂泊瘴鄉動踰葬期蓋以荒野寂寥洞寇出沒朝不謀夕旦夜憂虞獨想深思淚盡血流若不及今哀鳴是臣父終無還葬徒抱終身之憾終死無及也臣生嘉靖六年正當典禮大明之際嗣後得龍飛錄讀之未嘗不感激思奮有君行孝如此不興於孝者棄之化外可也臣既無以爲養又不能及時歸葬以禮是徒生仁孝之朝徒讀仁孝之書也伏思皇上孝治天下大小臣工有父母在家病故者類得奔喪守制有在任病故者類得扶櫬歸鄉有告遷葬者許其遷葬無非廣孝思示有禮也下至商賈百工遠離鄉土一聞親

喪不憚千里匍匐或遇死於道路皆能斂手足形抱歸懸葬彼豈欲矜名節哉蓋激於聖化由於一念之誠也朝多廉范野遍郭平獨臣孤苦羈旅既不得與諸臣共貫又不得與商賈同條抱此哀哀五內崩裂又臣所遭最苦三十九年臣妻之父尹聘前來視臣死於潯州其明年臣妻之叔又來又死三櫬在客無力還葬同行僮僕十僅留一今又遭臣父喪形影相守謂不卽死亦強顏耳憶臣父病篤之時進藥不飲囑臣曰勉爲完人以報朝廷有益則爲之是臣父雖死猶惓惓教臣不忘報效朝廷也如此臣思報效惟忠與孝若臣忠不當可孝不及時無益於生不如其死伏乞曠恩容臣歸葬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生死肉骨何日能忘也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五

禦虜事宜疏

吳時來

臣樸遯小才遭遇盛世常思捐糜軀質以效朝廷然事關宗社幾係安危莫如達虜故不憚謬妄疏請練兵雖曰慮於未形實則鑒於已著雖曰謀爲三年之艾實則有益七年之病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之之策莫如練兵然而議者尚復悠悠不謂其然邇者土蠻東由界嶺口之羅漢洞而入搶永平破昌黎俺荅把都兜踰大同犯山西破石州黃台吉劄營白草川時以輕兵打圍出獵黃花鎮等處是其勢能合能分合縱之勢也其計三分四出犄角之計也今已縱橫馳騁淹留旬餘

破城陷寨滿載而歸而諸鎮督撫總參並無一兵宣揚威武與之抵敵其目中可謂無復中國矣且虜中往往欲搶臨清山東數路臣謂既可深入石州亦可深入臨清又恐一旦長驅直達都城彼有萬全之策我無五日之備則此金湯危如孤注臣每一聞警報未嘗不痛恨悲憤展轉圖維不能排遣尤以未學軍旅不諳邊圉實乏訐謨可以規畫敷告雖有恨恨獻納之忠亦復欲言中止欲前屢卻臣又思之門庭之寇主憂臣辱卽今聖明臨於上既無左右親倖干預軍國大計而閣部諸臣又皆同寅協恭一時號稱俊傑在位有君有臣上下同德書曰愷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天鑒有周昭格於下保此天子生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六

仲山甫惟此時爲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今日刑政之大莫如邊防若不及今特賜宸斷大破常格選將練兵修戰守之具使其大挫深懲保百年無事則將來之事益不可爲夫安不忘危況已危乎強謂之安誠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至也有宋靖康之禍殷鑒不遠也謹以臣所見聞採掇入事上瀆天聽

一日聚兵力夫練土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勢也何者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若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爲之勢

以佐其外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拾鎮官軍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尙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眾訓練三年直犁虜庭搗其巢虜甯能禦我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眾之大勢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參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開稱該鎮在邊食糧軍六萬關營城寨三百餘處總副參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眾則此六萬眾之大勢又零分之矣勢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眾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七

所用之何也素所不較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敝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今擺邊密矣賊每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強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參遊是督撫哨下兵精壯者不過擁以自守而參遊衝擊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爲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爲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爲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量留百名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

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於是連此十鎮之兵聲
爲搗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爲主令其大挫深懲不敢側目南
視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旣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
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而邊防不飭者未之有
也

二曰明事權夫事權明而後功罪可施也功罪當而後事功可
集也臣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於
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
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
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八

一

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
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贊理軍務之文於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
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權輕而各鎮軍馬難於調遣又設總
督都御史如薊遼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
宜之制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督矣
至於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
備道該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
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臣每思
之以爲巡撫事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
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最難莫難

於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臣愚以凡督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其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於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於賊至調度掣肘更多臣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既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於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具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夫總兵官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於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九

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於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以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破虜爲命其有敵不戰則以逗留觀望罪之如臨陣三次不能勝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以獻闕下是重事權

乃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制其如剝削軍士何臣愚以爲剝削軍士正在事權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彼知責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爲己事以軍士命爲己命自然愛恤軍士非真愛惜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損其資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又庸剋剝爲哉三曰練土著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臣觀之不獨長技也彼得全勝之勢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合諸部落聯異爲同以擾我一鎮我有信地一鎮之中分爲幾路散同爲異以與之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

一

爲生七歲能騎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風先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於下以搶虜爲其己事我勝則利歸於上以戰鬥爲非己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仇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臣以爲不如因其勢而反之何者彼之財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若我亦合中國之全勢而與之鬪虜卽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勢也卽捐燕代一方之勢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抗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於此則所以撻伐蠡夷者不可不日爲之謀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

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屯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宜亟爲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宜自爲計臣愚以爲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計其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僱其本處精壯之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爲隊伍練而教之以爲長川應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於農隙之時擇有力者爲保長令其父兄子弟備器械糗糧團練於其本鄉每遇風高月圓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甲之兵遙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寢處財物被其搶鹵男女被其殺害田地被其拋荒彼必思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一

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事者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以捍四方宜無不可如永平試有成效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沿邊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臣曰不然夫民莫脆於江南臣見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強稱總兵戚繼光練義烏兵則烏兵以強稱人情不可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太守豈借兵於異地哉臣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邊兵精銳勢不能當及其分報搶鹵則鄉人得而捕之昔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兵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

四曰議糧餉臣聞國之貧於師者遠輸練兵要矣糧餉先焉今竭四方之力以輸戶部竭戶部之力以輸各邊然而司邊者每每告急司計者每每告匱臣思之今日天下所輸戶部之額卽祖宗以來所輸舊額有增無減也今日在邊食糧之軍卽祖宗以來舊額有減無增也昔何有餘今何不足臣於戶部之數不能悉知大略以外困於邊餉而內困於冗食也祖宗之時資邊有鹽法今則鹽法不行矣祖宗之時資邊有屯田今則屯法不修矣斯二者宜亟復舊章以資邊計但一法廢弛日久急難修復卽欲修復未必遽收其利燃眉之急勢必取給戶部而戶部告匱積非一日矣又臣前者練兵三萬之說錢糧無措將求之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二

一

官則庫藏久虛將取之民則軍民久困辭以無食并兵不練則將坐視其斃而不之救乎臣聞理財無良法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今之害財者無如冗官冗役而冗官冗役莫冗於錦衣衛莫冗於內府言官屢有請者俱以秦人視越不之恤也臣查得各監局內使嘉靖四十一年止一萬一千今有一萬五千八十餘員名此非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供應於內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移其食糧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又查得各監局工匠一萬五千八百餘員名此亦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幹辦於下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錦衣衛食糧軍校三萬三千九百

餘員名不太尤乎其間冒功陞授冒名頂替者多也必非祖宗舊額也又京營軍冒名假充者多無事則支糧聞調則棄去無益也若查去若干則可養兵若干矣此則汰無益養有益裕國足邊莫良於此或以爲傷中貴人之心臣愚不然古之賢君減后宮之膳發內帑之富如邊陲不靖則不得享后宮之奉保內帑之富故捐此目前之小利成無窮之美益也今以陛下克寬克仁節用愛民諸凡土木不急之工一切停罷則諸匠役養之何益誠陛下念邊陲之急有關宗社則內侍諸人必有分陛下之憂先公家之急方將捐其蓋藏以輸邊計又何尤役之不可去乎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三

一

五日繕城守臣聞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整堡傳報警急固云密矣連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牆築墩歲無甯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卽弗論近因外兩邊牆塌倒上厯憂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卽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牆進未聞一阻何者邊牆雖高若無人守與無牆同擺邊雖密兵力若薄與不擺同臣愚不如且將各邊修牆銀兩暫挪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譬之犬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聞腥數來往者不諳攻堡旣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閉而沿邊各堡遂走今年連破二城旣得其

利勢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遠踰千里直搗其虛盡收其守整暇而歸此而無憚繼後垂涎各城仰窺京師不知其何如爲計則各州縣城池不可不繕修也夫中國之與夷狄鄰猶富人之與盜賊處也彼盜賊日夜窺覘其富人之所有而富人不可不爲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謹其扃鑰嚴其守望不幾於漫藏誨盜乎至於守城之具則在明斥堠謹禁防守要害置器械鄉兵設奇張疑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責在守令矣議者多以虜利騎射不利攻城石州之破蓋緣不覺其來乃追逐鄉民因尾其後擁而入城非其能攻也卽今財用不足州縣尚多安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四

能辦此力役哉臣謂此偷安養禍之計僥倖一日之無事者也臣嘗熟得江南被倭破城之故矣蓋一縣之中貧者多矣必有富人焉愚者多矣必有桀猾之徒焉桀猾之徒其心常不逞而其發也必待外之變因而收拾其搶鹵之餘往往以是破城今各州縣固京師唇齒之地也夫既有城池矣特繕修之耳安得不爲之所也哉

六曰廣閒諜夫閒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閒諜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死力閒諜吾中國人也向道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乘

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偃旗徐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賊所至夫彼以善用閒而勝我以不善用閒而敗也夫以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閒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之死力其故何哉蓋其賞罰信必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爲所用者卽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棄此綱維作彼耳目是驅中國人爲虜人閒也臣聞燕趙多刺客死士如荆軻聶政之流今安知其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朵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向道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性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五

夷可使爲閒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旣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愛金帛不愛爵賞閒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邀其心得其死力則此等可使爲閒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於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閒爲吾之閒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閒是也昔尉繚子說秦王以亡三十萬金可盡閒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問項籍誅亞父今不患無閒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密患無善用閒之人何者非仁義不能使閒非微妙不能得

閉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閉必宜責之總兵矣必
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智素有密圖足以服其
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既專足以服其心合此三者而又假以四
十萬金而後閉可得也焉有善用閉之人而可任總兵者哉此
閉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閉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
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塘報撫按之報必先
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駙遞遲回展轉勢必稽遲萬一
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臣嘗
有慮之而未得以窮盡其說臣愚以爲閉諜卽不得而軍情飛
報不可不先時而處備者也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六

一

七曰整營務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
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閉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
風店一捷虜陣大挫隨五六十年無敢侵犯邊關此則京營之
軍也今議者輒以營軍決不可教臣謂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
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營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
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以卒不服習稍就繩縛羣起
噪呼此苟玩之弊也軍多頂替冒支月糧一聞調遣則曰我原
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
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聞鼓先怯此畏怯之弊也督理大臣
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觀望此速轉之弊也

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決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臣以爲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於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於下何者廢弛之弊起於自守若以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繼今有警卽調拒戰則士卒日日有對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矣營軍原屬五府其管哨官相應以衛所掌印官領之今指揮千百戶本管等官稍精力能事者夤緣掌印而在操俱老弱不堪用之人而官與軍素不識認冒頂由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事者掌印兼領本哨則臂指勢成兵將相依而冒頂之弊可革矣嚴敕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操演之時有不用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文內編

奏議

十七

命者徑以軍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車戰爲先車戰上可載火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先之以車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下爲守兵教之有成漸漸徙之於邊以觀虜情經戰陣作其敢勇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也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勿得其人而久任之耳今蒙陛下簡任侍郎曹邦輔邦輔者赤心臣也以實事整理者也主將有必戰之心則軍士不敢有偷生之意卽今整理戎務無出邦輔但不知其所操演者何法臣愚

誠不知兵臣愚以爲宜急取今之名將善練兵者以佐之順其志意假以權宜相與整理則營軍可以列陣而待敵矣且使謀者知我日夜預備有不可勝之形而雄心陰謀亦可必逆折之臣思清風店一戰則爲之竊想而歎息焉今願陛下留意也
八曰求真才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壞深慮者莫甚於人才天地生材自周一代之用世何嘗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垕一疏而得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閒每語邊事則稱才難才難臣亦以爲難也而所以難者則起於邊才之說邊才者以其有濟邊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八

一

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閒廢或疏遠與有過之人而用之以爲姑用之於邊云爾而閒廢疏遠者與夫有過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云爾於是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罰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亦自知不免於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誇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托往往爲不肖之地卽有以才名推者亦遜遜縮縮不樂往卽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於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而官人者亦曰某修潔人也某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於邊也於是修行談道者

足跡不涉畿甸之外而坐致公卿之位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卽一語不敢出諸口吁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敗事故薦人於邊未必濟邊而壞真才莫盡於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亟求真才求真才須於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臣聞唐臣狄仁傑宋臣寇準韓琦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於邊圉既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翱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事輕諸臣臣愚以爲督撫員缺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十九

一

須擇賢者往任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朝廷用之者既賢而一代真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者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旣壞其人尤壞其事臣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興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勢賊來提兵格殺責在總兵今以總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臣愚以爲在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極一時之選者任之以經略之事謂盛明之世無狄韓諸人樂爲之用臣不信也故經畧邊事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

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伏乞聖裁

應詔陳言邊事疏

吳時來

臣讀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著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臣仰維皇上注意邊陲加惠民瘼特降諭旨博收羣策真天將啟大聖人以大有爲之一機也昔虞舜勤四岳之咨而蠻夷率服文王奮赫斯之怒而有密祖遏正愚臣所深望於陛下今日者焉先該臣目擊時艱乞勅九卿會議中列入事仰冀採擇伏蒙俞允下部臣看詳今又莊誦德音臣等伏思愚昧寡識無復萬全之策仰裨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一

一

廟謨顧職司獻納况當主上思患預防之會諸臣畢誠殫智之秋若有一二未盡之見又復惜已隱情不以上告是陛下虛懷以待而臣有懷不吐不幾於虛下問之盛心乎敢再竭愚慮採掇十事冒瀆天聽如蒙敕下諸臣併議臣不勝感激之至一曰重兵部之選以養真才臣聞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懋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巡歷邊塞如各鎮總督有缺卽以侍郎往代其在如吏部有缺卽以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義而他

部不與焉至於兵部主事宜每司添設四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四五員以上特爲題知或於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懋選也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於兵部會歷邊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與焉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效有勤勞卽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於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懋選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爲朝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一

一

廷用此儲養真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二曰權江北入衛之需以練精兵夫邊塞有四大患朵顏三衛以中國屬夷與虜連姻撫賞徒勤反資刁措一大患也中國逃民散入虜中如板聲地方聚黨成隊動以萬計二大患也沿邊墩堡名爲哨守其實納稅外夷暗通關節三大患也大同悍卒不服約束轉與虜親縱其出入四大患也夫此四者不在彼而在此何者我無精兵內備日弛不得所以居重之勢故也臣向者練兵之說蓋先聲也畧啟其意而不敢盡發其機今禍變已著矣則練兵固不可已我有重兵士卒奮勵軍威振肅然後責屬夷以不應援則賞不必濫彼自將效誠責大同以不堵截則

罰不必加彼自將用命克敵制勝其機在我然後揚言出塞設計搗巢密授各邊遙爲救應將邊軍有恃而自不輸敵叛民有憚而潛自來歸此居重馭輕之勢也至於所練之兵或營中挑選二萬或再召募一萬其召募所需臣訪得江北鳳陽入衛班軍四萬至則逃回或在途逃回拘攝雖嚴無濟於用又每名各府給路銀三兩至京每名月給米一名二斗如免其入衛扣取各名下路費之銀可得銀一十二萬可省倉米二十萬即可養兵一萬是免無益之調以養此有用之實乃救敝補偏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三曰議入衛之兵以實邊塞夫入衛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率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二

一

以爲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踰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之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之術莫如強邊今不制之於外待其深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於平原易野之間勢必不格臣以爲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決不可撤卽如塘子嶺馬蘭谷太平塞等處各見有入衛兵一枝今秋胡馬南突不聞一濟何者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奔命爲疲讒怨易生無益於用不如去之非輕去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也至於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塞舊有遊兵一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衛一枝如燕河營將保定兵調守可罷固原入衛兵一枝如太平寨塞垣可恃且

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延綏入衛兵一枝如黃花鎮有總兵標兵二枝可罷甯夏入衛兵一枝夫陝西遼東皆稱孤援尚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力燾身膺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則藩籬漸固虜如深入密責諸鎮以乘虛搗巢乃制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四曰慎守令之選以撫邊民臣聞人心惟和固於金湯今邊民外則戕賊於強寇內則戕賊於功級望望焉無所控告彼固恨強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官之未有以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於虜本以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驅之所以漸謀向虜以爲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臣恐瓦解勢成其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三

一

所勾引輸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守令臣聞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耄荒之人彼見地方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爲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瞻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窮乏以安其生理其被虜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卽其宗族親戚也則喻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斂有村堡者收入村堡無村堡者收入縣城宣以國恩撫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謀報其父兄之仇以泄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卽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於其職卽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此

守令不可不慎選也昔宋與虜逼近而宋祈守定州范仲淹守
綏州蓋務在得人期以收拾民心意正在此如果撫恤旣勤保
障有效撫按狀其異績特爲荐揚卽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旣
輯地方亦所以歷練真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五日寬在逃之律以實軍伍臣聞各邊軍士逃亡其實不及舊
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何也蓋公畏律條之
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臣查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
致有軍人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名下逃
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十名者減俸一石遞
減至逃去五十名者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官不敢開逃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四

一

逃愈多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員往核其實寬其文法
令其在逃者從實開報如有私自頂替支糧者許填腳色明著
頂補令各親管官收管著伍如有智謀出眾膂力過人及立有
戰功照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於總兵而下各以官之
大小各占差使刺繡彫鏤攻金治木因而收其班直冒其目賞
而家頗饒資與善興滅之流則又假以美差其實在營對敵者
每十之五六類皆老懦饑寒之夫人無贏糧馬非宿飽如之何
其能破虜也今宜一併蒐補凡強壯殷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
以馬此強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六曰定久任之法以責實效夫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

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見在事之難任
往往日冀遷轉得以去其地爲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
爲幸既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效
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弗踐己地嫁禍鄰封以僥倖目前之無
事傍觀竊笑有賣地方之名在薊鎮則賣宣大在宣大則賣陝
西虜亦視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乘其
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
誠恐陞遷或驟涖理日淺卽有忠誠體國之心然於虜情虛實
與地方利害不暇熟諳臣愚欲凡文武之臣俱限以三年一考
未及三年卽賢弗陞卽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考滿然後陞級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五

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
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
效其官不能者當死其職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
貽憂君父此苟玩欺負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猷
宣著卽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
核實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七曰嚴塞垣之禁以便戍守臣聞三軍勇猛不如一林之叢茂
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
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菁樹臣聞永平義院口數路山勢
平坦相應增修邊牆至於薊鎮居庸以南至保定真定及山西

鴈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蒼蔚崇岡複嶺曲折迴盤人跡鮮經
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蔽不通中有關門隘口不過數路所
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國家以西山爲長城而於關口設守置
備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狃於治平人庶安於苟
玩富民奸商販賣板枋動興工匠沿山採取晝斫夜輸日斬月
伐二百年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疏甚且一望濯濯介然成路
則今之戍守又加難矣臣愚以爲宜及今責巡關御史申嚴法
禁責各鎮巡撫設計長養不以強禦而自阻勿以人言而喪成
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併議者也

八曰修築墩堡以增保障臣讀唐臣陸贄籌邊之議惟用我所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六

一

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塹蹊隨壘軍營使虜勇無所
施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
以收民也臣聞宣大等處先年會設置墩堡屢被虜攻非復完
城而永平牆垣縣表雖閒有墩堡悉近官路之旁各鄉蕭條並
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徧也夫虜寇南入曾不踰旬卽竭
力攻堡動經數日與其彌望原野不如墩堡碁置今凡沿邊舊
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委官分投逐一閱視應
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於順天永平各州縣村堡相聯
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
小村與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幫築或

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爲修理加幫使曠野零戶老弱婦女城郭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九曰查革種馬以濟兵餉臣查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逋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準令馬戶朋錢別買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旣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豢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數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七

一

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旣革則養馬草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俵之丁猶故也但於種馬一通融之而兵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此足國民裕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馬盡革則兌軍將何以乎不知兌軍之數舊皆取於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漫及於保定種馬乃猾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也

十日克振厥威以懷攜二虜寇深入蓋由邊防懈弛邊備既飭然後問罪之師可以次而舉矣國家置朵顏三衛以制東北二虜則歲有撫賞之恩置大同以捍山西則家有月糧之給乃任其侵犯轉爲向道今年參將吳昂爲屬夷所殺石州知州王亮采爲北虜所殺皆近年所未有之大變也苟屬夷與大同能議其後乘敝而起雖欲長驅得無憚乎臣聞正德閒把兒孫射殺參將陳乾曾興師致討威振絕域聲施至今宜循國家故事特降勅書備述二百年撫養之恩歷數其縱虜負國之罪責之以立功報效之誠如賊再入不行觀釁而動邀其歸路正所謂縱所遺患之虎而豢所不捕之貓也後將何制耶若謂因循日久激之變生臣謂不然彼雖匪度然所以震疊悚慄之者賴朝廷之明威昔唐德宗貞元詔下則背卒至於感激流涕憲宗處置得宜則悍將皆興尸討賊何者天威赫疊自足以動其心而奪其氣也彼世受國恩各秉人理甯悍然不一動心乎如是而猶不悛則譬其不義與天下其棄之可也此恩威兼著之道乃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也

顓蠲虛額減冗役疏

王汝聘

臣與齊民耕鑿荒陬淪沐皇恩享久安長治之樂所當歌年誦日拜颺太平詎敢以閭閻疾苦之事上瀆宸聽顧臣伏讀臥碑民閒利疾許諸人直言今臣仙居有病民最甚之事若不詣闕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二十八

一

上陳其勢必至於困敝流離委骨荒山而莫之救臣敢冒死以聞切臣仙居東西百三十里南北百四十里兩水夾山靠山則疊石成田傍水則築隄爲畝土薄田磽非他邑平原沃野用力少而得穀多者比遇雨水衝激高田崩坍不留立錐下田一捲遂至沙塞年消日鑠又非他邑海濡之田東涯西障者比萬厯十一年蒙聖慈軫念敕下有司丈量田畝明田畝清浮額臣等喜爲甦有日彼時縣缺正官上司檄本府夏通判署事本官希圖出額以見功榮妄將弓口改短尺度每畝田止八分丈作一畝旣而田仍不敷原額又畝外加派田二分弓口旣減二分於一畝之內加派又虛二分於一畝之外而實耕之田八分在官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文內編

奏議

二十九

一

之田一畝二分也萬山之中陸無旋軌之途水有覆舟之險商貨不通別無生理貧視他邑特甚一家生計惟在田地而今重以浮額難支逃遁外邑者過半縱有三宦家譬之皮去毛存於小民何裨人在田荒遍野茂草閒有可耕白送與縉雲鄰邑之人價無分文試檢黃冊寄戶倍於土著困敝可知若不早爲改正其勢不至於無民不已也伏乞聖慈准行將原舊在官田地以今丈者爲實在其加派明係浮額許令減去若慮課額當充甯將稅糧牽派蓋加畝加糧害則一般但有加畝之名人嗟虛賠若加糧上供國課各知難免且虛額名存田無承買其賣者勢急不免折糧與人糧滯本戶害留子孫夫丈田本欲清浮額

而仙居反增浮額之害此臣之所願蠲浮額以甦民困者也又仙居之貧獨田磽地僻更加里役太繁本縣計都四十有五舊編七十里每里一名而附郭之坊廂不與焉正德以前官無繁遣猶堪供役嘉靖以來島寇內訌經縣七次停頓數月燒縣治殺傷男女逃散流離盡皆煨燼之餘加以建造城堞家如懸罄隆慶四年奏蒙減圖四十里併作六十里民幸稍甦但困窮已極勺水難救輿火查得本府太平縣每里一名帶田六百畝天台縣錢糧多於仙居止編三十五里今計仙居二十四萬分配八坊六十里通共六百八十名每名帶田三百畝是仙居里長之田半於太平里長之數倍於天台夫多一里則多十夫之費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十一

一

減一圖則減十家之役里少則審編圖長只上戶當差不及平民里多則上戶不足必將抽中採下以彫零之戶聯名朋當甚有十姓共戶以充其數此民之所以愈不聊生也願將仙居四十五都定爲四十五圖稍耗都分卽以傍都置產之一戶充之則上民之供輸較易貧民之生理此臣之所願減冗役以甦民困者也臣伏覩御極以來屢頒恩詔督責有司興利除害詔書所至萬民騰歡願須臾無死庶幾復覩唐虞三代之隆朝廷恩波日常下究何民閒疾苦如臣縣者壅於上聞有司勤恤亦明知之而深憐之特牽制成冊不敢更張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採父老瀝血之詞摘病民最甚之事匍匐詣闕籲天上陳伏乞

救下戶部頒行撫按通融酌議期於旦夕救援則民困可甦而深山窮谷老穉咸得沾被矣

劾楚閩陳奉播虐淮商疏

應朝卿

臣自二十七年冬受事兩淮正當鹽法壅滯之日已經屢疏陳瀆力殫計窮無復之矣孰意壅者未通害者疊至近淮之害猶可撲滅楚地之害不可救療明旨之恤淮商者至再至三陳奉湖廣稅監之虐淮商者日甚月熾臣儻避怨不言坐令水商立竄嗟計頓窮如國課何如臣之職掌何敢據實爲皇上言之蓋萬曆二十八年秋冬餘銀應於今三月起解江楚引鹽應於今二月掣放臣督運司徵收餘銀則內商無銀輸納臣督司縣催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十一

一

賣引鹽則楚商自正月初六日至今絕無一商買鹽臣驚駭無措再四嚴催隨據水商數十人號訴云商等非不欲買鹽運賣但被湖廣稅監重疊苛求如奉文鑄錢布政司業委專官前去買銅矣乃稅監票拘水商七十餘人充買銅商人被棍徒洪德化詭名羅煥挾索商銀七千五百兩虐害未已又稅監面諭商等著照楚中各行一槩行錢竊思商等買鹽於淮賣鹽於楚賣速則課速賣遲則課遲若令買銅誰爲買鹽况名雖買銅其實生端挾騙且江南兩淮見行錢法並未責商行錢蓋因費重不便易銀納課今楚地每年行鹽三十餘萬引鹽價頗不貲其鹽大半賒借內商者見蒙立限起息今日商等賣鹽之銀卽付內

商納課之銀如責令賣錢則楚中之錢大半商等收來無論淮與楚行使文數多少迥殊而積錢充棟折軸風波險遠課船裝載不了無所用之縱載之至淮而運司解京不用錢徵課不收錢內商賣鹽不要錢這許多錢教商何所消受貲本悉委棄矣今眾欲逃竄何敢再買新鹽以蹈不測等情到臣臣卽出示撫諭并覆行詢訪水商之畏避陳奉良自多端蓋陳奉入楚以來無日忘情於鹽商無日不思爲嚇騙二十七年閉奉初至湖廣卽欲將引鹽起稅各商惶懼餽銀一千兩而止是年鹽船至楚又欲抽稅各商惶懼每引納銀一分共銀二千七百兩二十八年七月淮鹽又當至楚奉假清查之名先立關於小池口復改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十二

一

於清江鎮比時布政司經歷王廷楨夤緣差委藉奉威焰每鹽船一隻騙銀五兩共船六百餘隻得銀三千餘兩又每引勒索銀七分另納奉銀一萬四千兩後又加稅二千五百兩奉之司房參隨又陸續騙銀六千餘兩近日票拘水商買銅委官流棍洪德化挾索商銀七千五百兩又送參隨人等二千餘兩暫時銷名猶不滿欲勒措不休揚此言後仍要立關加稅二萬兩外孝順稅監銀二萬兩各役私禮銀二萬兩方准掣賣商本幾何鹽價幾何堪此重重騙害而買銅行錢其勢又萬萬不能堪由是水商懼禍驚惶紛紛欲解散矣臣惟淮課者國計所仰給外而各邊倉之本折內而太倉之餘銀一年不下百餘萬其數甚

鉅而其用甚急以國計之鉅且急者而資之於商不過乘其趨利之心而駕馭以使之無他術也況水商以東西南北之人泛江湖舟楫之上有利則趨無利則止朝夕更換視邊內二商其不可羈縻爲更甚今駿之使窮迫之使散水商一散則內商之鹽無所售邊商之引無所用一壞百壞國家百萬之課何所取給由是內而度支之告匱外而各邊之脫巾可立見者也臣在淮與楚相隔幾二千里所責成者僅一鹽法道今陳奉氣陵楚中撫院何有於該道如上年盤獲夾帶之鹽乃王府食鹽非商鹽也輒藉以展辯因以誣污該道而該道真無如奉何矣臣去楚遼遠勢不能束縛陳奉之手足惟有入告於皇上伏望皇上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文內編

奏議

三十三

念各邊中引之本折必不可缺太倉額解之餘銀必不可少淮商必不可迫之使散祖宗二百年來輸邊足用之良法美意必不可壞之於一朝敕下戶部查議淮南應否責之買銅應否責之行錢到楚之官鹽應否盤驗重徵屢恤淮南之明旨應否遵照棍徒如洪德化貪官如王廷楨應否行湖廣撫按提問亟議上請施行以繫商人旦夕之心以紓徵課然眉之急至於陳奉下殘民命上悖明旨出入陳兵如虎傅翼江漢數千里日坐湯火中言之酸鼻聞之傷心其罪惡貫盈擢髮難數仍乞聖明獨斷將陳奉嚴行逮治追沒騙贓則不獨兩淮鹽法之幸尤三楚生靈之幸也

請罷採權礦稅疏

應朝卿

臣嘗伏讀我太祖高皇帝之諭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焚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大哉皇言真萬世龜鑑也臣目擊淮揚困憊宇內輶張益歎聖祖之深識遠慮而願我皇上之三覆致思焉近年礦稅之始行也皇上不過曰取天地自然之利與商牙經紀之餘以充國用耳甯知利端一開政理日亂虧損聖德流毒民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至於今日礦之害未歇而稅之害正滋臣請得而悉數之一曰貧民失業夫稅者稅商也非稅貧民也但商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十四

一

賈有利則趨無利則止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富商不至所餘者大半些須小販逐分毫之贏餬旦夕之口者耳以買食之貧民當日增之重稅力能堪乎據臣所覩聞販燈草茗帚者滿載一船止值銀兩餘稅貨稅船該銀三四兩遂至望風驚駭有棄之而逃者有焚之而去者舉此二端其餘可知此輩營運路塞甯止無利且遂無生妻子悲啼饑寒逼迫不轉之溝壑則聚而爲盜耳其流弊一二曰紀綱日壞夫國家利病生民休戚科道撫按條議之部院覆核之然後請旨施行誠慎之也自言利風行無行武弁銅臭鄙夫興市井游棍片言朝投俞旨夕下一夫獲

利羣至紛然日新月盛虎噬鴟張有稅已重而稱漏稅者有貨已稅而乞稅船者獻店獻木靡有窮期空捏虛數卽爲定額撫按爭之不能得部院爭之不能得是奸棍與言官大臣爭權也馴至內使侵舉劾之柄愛民者受禍無恥者蒙留且有擅陳兵出入者其流弊二三日詔獄日繁夫逮繫之法朝廷閉行以懲大奸惡如雷霆之震擊然未易數數也比來內使欲激皇上之怒以張大其威權凡有司稍異同者輒指之爲阻撓爲激變以致緹騎頻遣械繫續途自山東而江右而關陝而滇南東粵逮邑令逮郡守非爲撓礦卽爲阻稅道路咨嗟搢紳喪氣甚而計偕之士與青衿之儒連桎纍纍冤號痛楚血肉淋漓失海內之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十五

一

士心斲國家之元氣莫此爲甚其流弊三四曰常賦漸虧夫天下貨財百物止有此數東盈西涸理無兼得今國家邊需所仰給者惟此常賦自近日包礦包稅貧富並窘官民兩困今內使源源進之內庫者卽往日度支水衡之財也催科不前邊餉大缺大司農屢屢告匱奚怪焉卽嚴旨臨之撫按奉行唯謹如民膏已竭何至若兩淮鹽筴浮課頓增則常課日誦船稅新徵則掣期漸誤日甚一日且不知所底止矣其流弊四夫朘削貧民倒置絕綱峻嚴刑法虧損正賦皆非皇上之初心也惟礦稅一興則羣蠹叢集正聖祖所謂一絲不理則衆緒焚亂者也且聖諭固云少俟足用自有處分今搜括四至進獻如流若以爲足

則不啻足矣若以爲未足則將何時而耶足臣恐民力不支潰散四出書之史冊天下後世將謂皇上爲何如主頃臣自揚涉儀歷滁廬諸郡見河無航道若芴村落蕭條觸目成悲及接邸報則滇吏楚土方械繫接踵而至夫以太平無事之天下而道路皇皇若有不能終日之慮何也臣是以不避忌諱輒具愚款伏望皇上留神垂鑒深宮靜念傷其末流而塞其根源罷一切礦稅與天下更始則一動念閉而英聲茂烈真可上紹聖祖而萬世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矣

恩賜存問謝表

隆慶元年

應大猷

該台州府奉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劄付該禮部題奉欽依應大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十六

猷準存問欽此隨即備綵帛羊酒親及臣門存問訖臣不勝榮幸不勝感激除望闕叩頭祇領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聖治聿新雀躍方馳於魏闕皇仁無外鴻恩忽賁於蓬門感與生俱榮非望始伏念臣平生淺劣抱質迂愚負空志於特立獨行慚無他技本無才以長駕遠馭獨抱孤忠雖被遇非常荐踰華於中外然與時寡合遂歸老於邱園豈期待盡之年復沐無前之賜茲蓋伏遇皇上道超邃古業嗣中興心恆體乎羣情動必稽於故典沛如天之渥澤小大惟均念先代之舊臣生存無幾因令疎迹獲被寵光聳倡見於里閭增美談於史冊顧臣江湖跡遠知無再趨軒陛之期銜結情深莫盡仰戴邱山

之意伏願至仁乾覆聖德日躋百工釐而庶事康播皇風於九
有玉燭調而金甌固歌天保於萬年臣無任瞻天仰聖感激屏
營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應月抱齎奏謝以

光緒僊居集

卷之七

女內編

奏議

三十七

一

